



# 上半城 下半城 你分得清吗

□李正权

平原或坪坝上筑城，不管是方形还是圆形，城内的街道都可以横直竖。从南门到北门的轴线，可以将城分为东城、西城；从西门到东门的街道，可以将城分为北城和南城。

重庆是山城，城墙弯来拐去，城门虽多达17座，却难以分出东南西北来，也就没有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之说。后来开发了大溪沟、菜园坝，有了北区、南区之说，但区与城是有区别的。重庆城建在山上，城里也有山，于是就有上半城、下半城之分。



张仪筑江州城，位置大致在朝天门广场那里，面积不过几个足球场大。江州城是军事要塞，分不出上半城下半城，且不论。李严筑江州大城，虽然没有完工，实际上就在如今的下半城一带。彭大雅筑重庆城，将城扩展到嘉陵江边后，原来的江州大城成了下半城，新建的地方成了上半城。那时上半城还是森林荒地，极少有人居住，不可能称其为“城”，也就没有上半城的说法。戴鼎重筑重庆城后，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，上半城才开始成为“城”，有了居民，有了书院，有了寺庙。居住的人多了。但直至开埠前，上半城居住的人依然不多。上半城、下半城这样的地名真正融入到市民日常语言中，可能是很晚的事了。

一个上，一个下，指的不是方位，展示的是重庆特殊的地形地貌。重庆城里有巴山，又名碧山，也就是大梁子（今新华路）。

山之南侧为悬崖陡坡，崖下坡下是一块东西较长南北较狭的平地，其形略似于织布用的梭子。所谓下半城，指的就是这块平地，大致从道门口延伸到南纪门；山之北侧虽然有缓坡，但基本上是一个坪，周边为悬崖陡坡，坪上也较为平坦。所谓上半城，指的就是这个坪，大致从小什字延伸到较场口，也就是如今的解放碑商圈一带。上半城、下半城都是片区地名，并无严格的分界线，也无明确的内涵和外延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很正常。

上半城、下半城仅仅是指城里（即城墙里面）的街区或街道，城墙外的地方与其无关。

三四十年前，住在江边码头上的人去解放碑都叫进城，只有住在城里的人才叫上街。有人把临江门、千厮门城外那些地方也叫做下半城，那就荒谬了。那些地方叫城厢，不在城内，既不能称其为上半城，也不能称其为下半城。同理，东水门、太平门、储奇门、南纪门城外的那些地方也不能称为下半城。至于七星岗以远那些地方，那就更没有资格与城字相勾搭了。与上半城、下半城无关的还有渝中半岛最东端的朝天门一带。虽然金碧山一直东延，朝天门城内有金沙岗，也将城里分成了两个部分，但不管是老人们所说还是史料所记，没有听到或看到把朝天门归到上半城或下半城的。同样，中兴路西侧那一坡，包括山城巷、王爷石堡、火药局街直到打枪坝、通远门，也与上半城、下半城无关。虽然那一坡地势较高，但不能说那是上半城。上半城、下半城之间的悬崖陡坡，例如打铜街、人民公园、文化街、凯旋路（靠近储奇门那一段除外）等等，也不能归于上半城或下半城。作为片区地名，上半城、下半城不能随意滥用，更不能凭自己想象随意指称。



重庆城是先有下半城，后有上半城。虽然后来下半城渐显衰落，却隐藏着重庆城的很多历史。

古代重庆官衙都在下半城，至今留下诸多遗址或地名，如巴县衙门、重庆府衙、道台衙门（道门口）、镇台衙门（守备街）之类。开埠后，最先繁华的也在下半城，如白象街、中大街及其左邻右舍的东大街、西大街、西二街、西三街等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上半城才开始超过下半城，成为商业中心，其繁华景象至今依然。

上半城之所以能够胜出，原因有二：一是下半城那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面已经占完，人口密集，地价昂贵，商业中心不得不向略显空阔的上半城转移；二是下半城东西太长，南北太窄，狭长地带不利于商业发展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。当年下半城的公路竟然没有一个十字路口（储奇门十字路口是抗战时期才有的），连丁字路口也极少，即可证明。上半城虽然也只有多个平方公里，解放碑周边的十字路口却有十多个。不过，上半城那点地盘很快被占满，也开始拥挤，只好到城外的上清寺、曾家岩一带去开辟新市区。新市区以居住为主，没有像上半城顶替下半城那样，夺了重庆商业中心的桂冠。

中国古城中只有重庆才有上半城、下半城之分。杭州有上城区、下城区，但并非杭州古城里的上和下。杭州古城在上城区，下城区只是古城外的新城区，不能称其为半城。作为地名，上半城、下半城可谓独一。当年融创白象街申报地名时，有人建议他们采用“融创·下半城”，被否决，遗憾。

旧城在不断改造，金碧山那几十米的落差如今算不上什么事，但上半城、下半城这样的地名不仅反映了重庆的地形地貌，还蕴含着重庆的历史进程，不应马马虎虎就让其消失。

（作者系文史爱好者）



觉林寺报恩塔

## “觉林晓钟”的前世今生

□赵式

觉林寺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渝南十余座佛教寺庙之一。

觉林寺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年—1162年），迄今已有800多年。明末毁于兵乱，清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由僧雪痕重建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由僧月江增建山门、莲池、亭子、桥梁和石塔等。其石塔系月江和尚为报母恩所建。遗憾的是塔未完工，月江和尚圆寂归天。弟子善明继承师志续修。为了筹集修塔款，善明不辞辛劳，八方化缘，历经16年之久，最终完成。为报师恩，在塔的围垣门乃小牌坊上，书“报恩塔”三个大字，在两边木柱上刻“因传心法分三教，为建浮屠报四恩”对联。

觉林寺的面积宽阔，用砖砌成的院墙环绕，山门呈牌坊形，有各种雕刻图案，进门厢房站立哼哈二将。夫子殿内塑有关帝金刚神等护法菩萨。进去不远有座荷花池，时有鱼儿游弋。池水由清水溪沿沟道流来。荷池左边有六角亭，栏杆雕刻精美。亭子右后面是观音殿，供奉观世音菩萨。殿后上五级石梯即为大雄殿，供奉三世佛，两壁为十八罗汉塑像，顶上有二十四位护法诸天神像。大殿的西面是客舍和僧寮。通过后面河沟的小桥可到塔院。其内矗立的报恩塔，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，高40米，共9层，呈八方形。设计精巧，造型优美，结构坚固，雄伟壮观。塔的东西两面是厨房、斋堂和游方僧挂单的云水堂等。

觉林寺为古渝州有名的丛林胜地。《巴县志》云：“其地风景绝佳，为县南诸寺冠”。当时巴县所辖范围广，县志称觉林寺风景在巴县南边各寺庙中算最好的。清乾隆年间把“觉林晓钟”列为渝州八景之一，是历代文人雅士青睐的聚会之地，诗酒唱酬，题咏甚多。

何彤云，字麋卿，晋宁人，清道光甲辰进士，官至户部侍郎，有《矢音集》《麋漫堂诗集》传世。他写的《游觉林寺》诗，笔者认为描写得最为传神：

一径入苍翠，寻幽来化城。  
小池鱼可唤，深树鸟无名。  
孤塔江中影，飞泉石上声。  
僧闲以导客，筇履尽情行。

试用现代散文释诗：沿着山间小道信步来到觉林寺。寺内茂林修竹，古柏参天，清流潺潺，花草宜人。寺外是山田、樵径、松林。报恩塔的塔影在滔滔长江中摇曳，山间流下的瀑布，在山谷发出清澈的回响。寺内外风景相映成趣，游人和十方信徒趋之若鹜。僧热情地带着拄竹杖穿芒鞋的游客，陶醉于山光水色中。

宋代余玠，清代聂铣敏、王沅、王尔鉴、僧半禅、王梦庚等文人雅士也有咏诵觉林寺的诗作。乾隆时的分巡川东兵备道沈青任，在其所撰的《渝州觉林寺碑记》中，对觉林寺经两次重修后的建筑轮廓和建塔因缘，都作了扼要叙述。如今虽碑已湮没，但碑文尚流传于世，属于珍贵的史料。

最有趣的是王尔鉴的诗，应当系“补过”之作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时任巴县知县的大文人王尔鉴，准备编修县志。看了原来的“巴渝八景”之后，有了看法。提笔批注：“觉林晓钟”，清远也，可何寺无钟？晨钟暮鼓，岂止觉林？“孔殿秋香”桂盛也，何地无桂……简而言之，认为觉林寺与其他地方寺庙的风景没有什么迥然不同。于是删去“觉林晓钟”等三景，补上“字水霄灯”、“缙岭云霞”、“歌乐灵音”，称之为新“巴渝八景”。

把“觉林晓钟”从原“巴渝八景”中删除了的王尔鉴，后来也游览了觉林寺。看过寺内景色，估摸自己认为那时的做法过于独断了吧？特地写诗为觉林寺说了一些好话。其中一首诗写道：

溪回曲径幽，石涧跨双虹。  
坐月花无影，拈花色是空。  
碧含千岭翠，香袅一池风。  
欲结庐山社，殷勤问远公。

觉林寺乃十方丛林，一直香火旺盛，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，特别是每年正月的半个月，进香朝拜者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。鼎盛时期，住有僧众数十人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，寺址上的殿堂亭阁已荡然无存，唯有那座受到一些损坏的报恩塔还存留于此，算是当年的旧迹。

1984年，重庆市文化局为了保护文物古迹报恩塔，拨款培修了塔身和护塔的围墙。在塔侧还新建了一幢上下两层每层两间屋的古式房屋，供区文管所使用。塔的四周，种植了花草树木，砌筑了假山等。报恩塔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如今重庆长江南岸的旅游景点，报恩塔算一处网红打卡地，因为这里除了“觉林晓钟”的故事外，还有“三塔不见面”的传说。

（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会员）

